

乡上的普希金

郭昕

对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，在俄罗斯文学史中，普希金是个大人物。中国文学受俄罗斯文学影响很大，20世纪的中国作家与中国读者，普遍汲取过俄罗斯文学营养。作为俄罗斯闪着金光的现实主义作家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，普希金的大名在中国广为传播，其作品读者甚众。

诗歌体长篇小说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是普希金最著名的作品之一，该著带来的巨大影响，规范了俄罗斯官话，俄罗斯语言因此变得高贵。推测起来，俄罗斯官话相当于中国的普通话，兹事体大。结缘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时，我正在故乡读初中，身体与心灵洋溢着泥土气息。因给县电台写稿，我的名字经常响在广播喇叭里，所以在乡里已小有名气。那广播喇叭是乡里人感知外界的重要渠道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给广播喇叭供稿子，很神气。

给电台写稿子，不论长短，一条稿子一元，只要名字响在广播喇叭里，就意味着有钱进账。每个月，我都有三五条稿子被选用。在电台，我是优秀写手；在家乡人眼里，我是个会赚钱的人，那可是评判人优劣能否的重要标准。

距离乡中学不远，有一条小街，小街尽头是乡政府驻地。小街每天有早集，赶集的人很多，进行着各种交易。故而小街是乡里

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。有的地方就有故事，在有故事的地方，我也就有稿子写，我经常游荡在那里采集信息。

我记得，那是一个阴雨天，街上人很少，满街黄泥巴如同磁铁，能把人鞋底子吸掉。人少，事就少，我没有什么发现，为了避雨，我躲进了乡上唯一的一家书店。书店是公办的，挂着书店的牌子，但主要商品不是书。可怜的几十本书被针头线脑锅碗瓢盆挤到一个角落里，沦落成配角，有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味道。书店的经营者是一位中年女子，与我同村，名叫凤英。她丈夫是乡供销社的电工，在一次事故中身亡。她顶丈夫的指标在书店上班。凤英是村里唯一读完初中的女人，算是女秀才。知道我是县电台的通讯员，她对我很客气。书店里的书在玻璃柜台里供着，除了革命小册子，就是一些养殖、种植类的书，对于我这种心灵饥渴的人，没有吸引力。

书店是我心中的圣殿，当我发现它是一座空城，很失望。这时候，凤英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普希金的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，让我的眼睛为之一亮。凤英告诉我，这本书是一个外国人写的，只是试着进了一本，一直卖不出去，只好把它放在一边。如果我要买，她以进货价卖给我。我怦然心动。书价八毛五分，相当于我一星期的伙食费，我没有犹豫，当场成交。

把书揣在怀里，我如同得了宝贝一样跑回家。夜里，在一盏油灯下，我开始读，慢慢地，一个俄罗斯苦闷青年的形象在我心里扎下了根。女主人公达吉雅娜的形象也在我心里光辉起来。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。那时，我觉得我就是一位中国乡村里的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。不过，我与他的苦闷彷徨不一样，我用阅读让生命变得充盈而饱满，以写作为人生寻找出路。

知道我喜欢普希金的书，凤英在进货时便专门为我捐书，统统按进价给我。她成了我心目中的达吉雅娜，那书店也成了我一个人的精神加油站。在读过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以后，我又读了《上尉的女儿》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。不知不觉中，我走进了文学殿堂，文学成了我的精神支柱。

“人生的路虽然很长，可最关键的只有几步”。后来，我写的诗集得奖，进入郑州工作相继写出了长篇小说《城市课》《鱼的海》，到今天又写了长篇小说《驯风记》，这一切都与那段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。那是我文字人生的开始，虽然懵懂，但有意义。如果没有那段生活，真不知道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。

报销

杨亚爽

学校那辆豪华大巴的车胎爆了，校长对司机小刘说：“赶快把车胎给补了，别耽误大家上下班。”

车胎很快就补好了。小刘告诉总务科长，花去修理费1000元。

总务科长向财务科长说，修理费花了1500元。

财务科长向管资金的副校长汇报：总务部门补车胎，维修费用是2200元。

副校长向校长汇报：“按照您的指示，车胎已经补好，修理费共计3200元。”

校长一听，骂道：“奶奶的，一个车胎就花费了三千多块？你去给我调查一下，看谁敢如此大胆以公谋私！”

副校长急急忙忙地转告财务科长：“补一个车胎就花费了2200元，岂有此理！你去查查是谁在中间吃了回扣？”

财务科长转告总务科长：“有没有搞错？花1500补一个车胎，这未免太夸张了，现在正在反腐败呀！”

总务科长对小刘耐心地做思想工作：“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，忠厚老实是我们为人之本。现在经济不景气，我们更应该为学校节约每一分钱。老实说，维修费是多少？”

小刘吓了一跳，坦白说：“是我弄错了，维修费是700元。”

总务科长对财务科长说：“是小刘报账报错了，实际维修费是1000元。”

财务科长兴冲冲地向副校长汇报：“小刘把账弄错了，维修费应该是1500元。”

副校长向校长汇报：“是司机小刘把账弄错了，维修费应该是2200元。”

校长领首：“同意报销。汽车司机小刘同志利用职务之便，以公谋私，虚报账目，本应给予行政记大过；但因其认错态度较好，如实客观地上报了账目，从而大大减少了维修费用，故只给予通告批评。望全体教职员能从此事中汲取经验教训，勤俭节约，诚实信用，提高自身免疫能力，从而在根本上杜绝贪污腐败之风！”

与鸟儿一起歌唱

张然

早晨的鸟儿
立在枝头鸣啾啾
起床的她在歌唱
我推开窗户
看到冉冉升起的太阳
那是一轮轮
红彤彤燃烧的希望

我雄纠纠走到大街上
看见那川流不息的
车辆一辆辆
他们到底为谁在忙
为奋斗目标
他们日夜
在奔忙中绽放

我趴在书桌上
奋笔疾书
记下自己的渴望
我愿与鸟儿一起歌唱
我愿与时代一起成长
我愿与目标一起绽放
我愿与车轮一起奔忙
我愿与太阳一起辉煌

游万仙山

王献伟



趁小长假，我和8岁的儿子到万仙山一游。

5月1日清晨7点，我们的团队准时出发。按计划，到景区不影响吃午饭。看着同乘人个个满脸笑容，听着孩子们欢快的叽叽喳喳声，我们一路欢歌笑语，车厢里填满了愉快的空气。

车行到景区附近，速度慢了下来。我向窗外张望，一条车的长龙蜿蜒数公里，直达绿峰叠嶂的山脚。我紧锁眉头，难道传说中的堵车就这样上演了？

“嗨，你看那辆小别克明知道过不去还要往前挤，有些人呀真是没素质！”我抬头看看前座的女士，她说出了我的心里话。那些不遵守秩序的司机确实不像话，而我却没有勇气说出口。我使劲点点头，以示赞同。

我们的车像蜗牛一样慢慢向前蠕动，时不时有车辆穿插到我们前面。

“现在真是个浮躁的社会，一些人到底是被钱烧的还是真不懂交通规则？车多、人多是一方面的原因，如果都按规矩依次通过，根本堵不了，不是路窄，我看纯属个人的心眼太窄！”前座女士又说。

“哗……”车厢里响起了掌声。

我突然对这位女士肃然起敬了。瘦俏的脸上镶嵌了一颗黑黑的美人痣，黄而密的短发巧妙地分散在双耳旁边，一身运动装把整个人装扮得既精神又阳光。

共同的遭遇拉近了我们彼此间的距离，孩子们利用这充足的时间嬉戏、玩耍；大人们对当下时事、节假日出游发表各自的看法。

时间就这样在人们的高谈阔论中慢慢逝去，不知不觉已是下午5点钟了，计划赶上变化呀！

“咱导游在哪儿？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一个？”“也真是！”旁边有人附和着前座女士的话，车厢里乱哄哄一片。“我们大家要团结，共同维护我们的利益，路上耽误的时间旅行社要给我们补过来，说是两日游，今天我们在车上过了一天，怎么办？还有，出现了这样的情况，导游要来安慰一下我们才对，车堵人心更堵不是？”女士说。

说句心里话，面对这样一位弱小女性，我真愧为男人。平日里，我坚持读书，以身作则教育后代；谨慎处事，用诚心换真心，善待弱者；肯吃亏，愿吃亏，功利不争。可如今，当大家的权益受到损害时，我却明哲保身唯唯诺诺……

一脸歉意的小导游过来了，看着他无奈的表情大家也没有过多责备，他给出“尽量让大家玩好”的承诺，让躁动的我们获得些许安慰。

我们到农家宾馆时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，大家草草吃完不知是午餐抑或是晚餐后，便各自睡去了。

万仙山的清晨是多么美呀！举目远望，层峦叠嶂，袅袅上升的缕缕白烟从林间向山顶蔓延，云雾缭绕映衬在青山碧水之间，让你在朦胧中如入人间仙境。我想万仙山的命运应该由此而来吧。

小导游确也敬业，他把本属于两天才能游完的行程浓缩为一天，而且时间安排得还那样紧凑——凌晨5点，我们出发到黑龙潭景区，溪水清澈，林密叶茂，虽让人流连忘返，因时间有限，7点钟我们准时回到在南坪村下榻的宾馆；吃罢早饭，我们从南坪停车场排队坐车前往最后景点——郭亮村，观赏“绝壁长廊”、探访郭亮影视基地；下午3点钟前从郭亮村排队坐车到南坪停车场，吃罢午饭返程，结束愉快之旅。

看似周到的计划，却被汹涌的人流冲得七零八落。因我们是自由活动，所以回南坪的时间各不相同。我是在儿子吵闹下才决定提前排队坐车回南坪村的。

当我们站在长长的队伍中间排队坐车时，我猛然发现我应该感激儿子的吵闹了——黑

压压的人群正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因人多车少，前面的队伍似走还停，但后面的人流却如汹涌的潮水。

烈日炎炎，儿子有几次想挤出人群去透气，被我拦下。我知道此时一旦离开，没几个小时是很难再排到这个位置的。

我们终于排到了护栏内，后面拥挤不堪，有人插队被工作人员拦下，但仍不能杜绝；有人嚷嚷，有人谩骂，有人试图效仿，有人出面制止，结果出现了游客之间的相互摩擦与厮打，场面一度失控。我暗暗窃喜，因为下一辆车过来我就能顺利坐上了。

来车刚停稳，我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瘦小而敏捷的身影，从前方护栏下面钻了进去。

“插队！插队！”人群中传出怒吼，这时从护栏外窜出一妇女，上前抓住她，嘴里骂着脏话，并说：“老人小孩都在排队，谁不急着下山呀！”

那人被妇女抓出痕迹的脸扭向我的时候，我惊愕了——那不是坐在我前排的女士吗？

“误会了，她不是插队，我们是一起的，是儿他妈！”我大声呵斥那妇女。人群平静了许多，我拉了她坐上车，一路无语。身后还不时能听到人群高呼“按顺序排队”的声音……

我们吃罢饭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，回程路上仍然演奏着来时的堵车交响乐，回到家已是第三日的上午了。

只是一路上车内死一般静……